

小
草
齋
集

上
冊

〔明〕謝肇淛
撰



八閩文獻叢刊

小草齋集

上冊

〔明〕謝肇淛撰

江中柱點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序

陳慶元

明清易代，福王小朝廷覆亡之後，唐王朱聿鍵建都福州，改元隆武。唐王敗後，魯王朱以海在東南沿海的抗清活動又堅持了十餘年。明鄭在閩臺的抗清，一直持續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其間，康熙十三年暴發耿精忠叛清事件（「三藩之亂」之一）。也就是說，長達四十年之久，福建一直處在戰亂之中。民衆的流離，經濟的破壞，瘡夷滿目。在民且不能聊生的狀況下，圖書典籍的保存收藏，不免爲空話。明末閩人的著述，特別是詩文集，大多涉及時局、時事，入清之後爲清政權所忌，多列爲禁書，更是火上添油。乾隆間曹學佺裔孫曹岱華編《石倉詩稿》，搜集到曹學佺詩集共三十三卷，陳治滋《重刻曹石倉先生詩集序》以爲乾隆本「尚可符舊刻卷帙」，實際上此書於崇禎之後曹學佺的詩集只收了《六四集》一種，與曹氏自己所說六十之後一歲一集大大不符。因此，後人一直懷疑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著錄《石倉集》百卷的說法。徐燾《幔亭集》二十卷，《四庫全書》所收僅十五卷，國內僅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十六至二十卷的傳抄殘本，而非完帙。謝肇淛的《小草齋集》三十卷、《小草齋續集》三卷、《小草齋文集》二十八卷，命運稍好，今天在國內依舊可以覓見其全帙，在流傳過程中，雖然不絕如縷，但已可稱萬幸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經提到《小草齋集》和《小草齋續集》，引黃稷虞的《書目》，且卷數與現存本子也不完全相符，疑《四

庫》館臣未見原書。道光間見多識廣的梁章鉅，尋《小草齋集》「三十餘年而不得」（《東南嶠外詩話》卷八「謝肇淛」條）。康熙間高翥映所輯著的《雞足山志》，是一部搜羅宏富的山志。謝肇淛入滇後，於雞足山情有獨鍾，相關作品亦豐，然《雞足山志》僅收謝氏碑文一篇、《題皇藏》詩（《小草齋續集》作《華嚴寺觀賜藏》）一首，而未收謝氏的《遊雞足山記》等文及其他詩篇，可以斷定，高翥映既未見到《小草齋文集》，也未見到《小草齋續集》。我們今天見到的《小草齋集》卷一至卷十七、卷二十四至卷三十，《續集》三卷，藏福建省圖書館；《小草齋集》卷十九至卷二十三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明本《小草齋集》、《小草齋續集》原為黃任所藏，後歸鄭傑所有。鄭氏此書，後來如何分散為兩處，已不得知。二〇〇三年，我將兩館所藏之三十三卷合為一帙，名《謝肇淛集》（福建叢書第二輯，多以作家之名名集），交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這部書雖然印數有限，但方便了研究者的閱讀。但這個集子也有不足，不足之一是沒有收入天啟本《小草齋文集》二十八卷（藏江西省圖書館），名謝肇淛之集，未免與實際不太相符；二是影印出版，未作點校，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頗有不便。

四年前，《謝肇淛集》出版，我寫了萬餘言的前言，對謝肇淛的家世、生平、著述和文學成就作了簡要的論述。我一向認為，研究文學史、文學流派、文學家，一定要從相關的詩文集、從作品入手。寫前言，實際上也是做研究工作，同樣要花費許多時間在閱讀文本上。《明史·文苑傳》論述萬曆中閩中重振風雅，以為鄭善夫之後，曹學佺、徐燊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之，《明史》的《謝肇淛傳》又寫道：

肇淞，字在杭。萬曆三十年進士。官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終廣西右布政使。

這一小段話只有四十多個字，但其中卻有兩處失誤。一是說，肇淞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進士。「三十」，應作「二十」，不用查其他資料，只要讀讀《小草齋集》和《小草齋文集》，這個「三十年」之說，立馬可破。「終廣西右布政使」也是不對的。《小草齋文集》附曹學佺《明通奉大夫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誌銘》，「左方伯」就是「左布政使」。另一篇附錄，徐燻的《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也非常明確，且記載道：「癸亥，晉本省右布政使，尋晉左布政使」。天啟三年癸亥（一六二三），即謝氏卒前的一年。曹學佺與謝肇淞同官廣西，又是同鄉和兒女親家，徐燻年紀雖稍小於謝肇淞，但他卻是謝肇淞之舅氏（燻長姐為肇淞父汝韶之繼室）。曹、徐兩文之載記，無可懷疑。由此可見，作家文本作為第一手的文獻資料何等的重要！

《明史·文苑傳》論明代閩中詩派，以洪、永之世的林鴻、高棅等「十子」為第一階段，林鴻、高棅論詩主盛唐，高棅的《唐詩品彙》則大力加以鼓吹，終明一代，「閩人言詩者率本於鴻」；弘、正時期，鄭善夫不襲李夢陽、何景明，雖力摹杜少陵，而能自成一家，足與中原爭旗鼓，萬曆年間，竟陵盛行，包括謝肇淞在內的閩中詩人提出重振風雅的構想。《明史·文苑傳》說曹學佺、徐燻繼鄭善夫而起，謝肇淞和鄧原岳和之。這一論述也有可商之處。可商之一，名單中缺徐燻的名字；可商之二，萬曆年中復振，是否由曹學佺、徐燻首起？我們試簡要分析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弄清楚，

徐燠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鄧原岳等的生卒年如下：

鄧原岳，生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與謝肇淛同榜進士，卒於萬曆三十二年，年五十。

徐燠，生於嘉靖四十年，萬曆十六年舉人，卒於萬曆二十七年，年三十九。

謝肇淛，生於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萬曆二十年與鄧原岳同榜進士，卒於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五十八。

徐燠，生於隆慶四年，布衣，卒於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七十三。

曹學佺，生於萬曆二年，二十三年進士，卒於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七十三。

鄧原岳，比徐燠和曹學佺分別大十五歲、十九歲；徐燠比徐燠和曹學佺分別大九歲和十三歲。五人中謝肇淛年齡居中，而靠徐燠和曹學佺近些。鄧原岳在萬曆二十年稍後兩三年間，已編就《閩中正聲》，正聲，就是風雅；萬曆十五年，徐燠編就《晉安風雅》。這兩部專選明代福州一府的詩集，就是專門鼓吹風雅復振的選本，特別是徐燠《晉安風雅序》一文，可以看作是明初到萬曆年間閩中詩壇風雅發展的簡略史。再說，鄧原岳和徐燠的詩歌創作到了萬曆二十年前後，也已經進入興盛的時期。不是說這個期間二十多歲的謝肇淛，或者二十出頭的徐燠、曹學佺就不能倡導復振，而是沒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他們在萬曆二十年或稍後的期間起過什麼重要的作用。徐燠除了幾次出遊的時間長達半載一年之外，都在鄉梓聚書寫作。曹學佺萬曆二十三年成進士之後，其中萬曆四十年歸家，至天啟三年

復起廣西右參議，家居超過十年，天啟六年，也就是謝肇淛卒後兩年，削籍還鄉，一直到順治三年自縊，活動範圍都在福州（間或到閩南一帶）。謝肇淛卒後的二十年間，徐燠和曹學佺無疑是閩中詩壇的領袖。

謝肇淛的年齡介於鄧原岳、徐燠與徐燠、曹學佺之間，當然，這種「介於」，不能截然或非常清楚地確定一個年份作爲界線，特別是萬曆晚期，徐燠、曹學佺的作用已經凸顯。萬曆二十年，謝肇淛成進士，陸續刻《遊燕集》和《遊燕二集》，已有詩名，當年歸里，徐燠對《遊燕二集》批評很不留情面，以爲「昔吾與子雖空行空返，猶有似也。其癯也，而子且爲穢矣。心計既粗，面目都惡。何暇唱渭城乎？」大意是說，謝肇淛入宦之後，沾染了粗惡詩風，面目可憎，反不如昔年純粹。盡管肇淛不能完全同意舅氏的意見，「笑而不應」，但還是「心沐浴其言」，引爲警戒。謝肇淛將徐燠的意見寫入序中，可見謝肇淛對徐燠的尊重，也可以見出徐燠當時在閩詩壇地位之一斑。謝肇淛入宦後回閩的次數較多，時間最長的是萬曆三十四年歸家後不久，父卒居喪，所以一直住到萬曆三十七年。此間他與諸友組織「紅雲社」。又，萬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之間，他組織「泊臺社」，謝肇淛已經四十五歲左右，經歷漸多，見識日廣，重振風雅的思考也日漸成熟，他寫下了《讀明詩作二首》、《五子篇》（分別評陳椿、趙世顯、鄧原岳、陳幼孺和徐燠五人詩）、《後五子篇》（分別評陳鳴鶴、陳宏己、陳價夫、徐燠、曹學佺五人詩），寫了《傷鄭琰》（鄭，莆田人，然與閩中詩人關係甚密，倡酬頗多），特別是寫了《讀閩詩三首》。《讀閩詩三首》的第一首，寫明初宗尚盛唐的林鴻十子詩派之興起，以爲「識窺

天漢表，力挽鴻蒙坼」。第二首開篇云：「正聲久不作，蛙鼓雜天籟。雅鄭縱橫陳，舉世皆聾聵。」也即「大雅久不作」之意。高棅的《唐詩品彙》「討論極涯涘，昭晰窮幽晦。力辨淄澠流，手啟江漢派」，起了振耳發聵的作用。第三首論弘、正間的鄭善夫，以爲善夫可與北地、信陽決一雌雄，「一柱障頽靡，百川回瀾狂」。最後說，願以追隨鄭氏爲己任：「潮也鄉小子，私淑竊景行。」

數年之後，在謝肇淛再次歸家的前一年，即萬曆四十三年，寫下了《漫興二十首》，有云：

雌雄角逐競中原，紫色蛙聲日月昏。誰道江南有真主，手提一劍定乾坤。（其十二）

徐陳里閉久相親，鍾李湖湘非我鄰。九泥久已封函谷，怕見江東一片塵。（其十六）

石倉衣鉢自韋陶，吳楚從風赤幟高。若問老夫成底事，雪山銀海瀉秋濤。（其十七）

朱彝尊評云：「時竟陵派已盛行，而在杭能拒之。」又「在杭自任匪淺矣」。《靜志居詩話》卷十六「謝肇淛」條）前一句話說是就當時整個詩壇而言的，在杭能拒之，也就是閩派能拒之，而在杭爲其代表；後一句說，肇淛以爲自己的詩，不在徐燠徐燦兄弟、陳價夫陳薦夫兄弟之下。總之，謝肇淛在此時期是以重振閩中風雅爲己任的。

謝肇淛爲友人所作的序以及書信，他的《小草齋詩話》、《文海披沙》等，有不少關於重振風雅的論述。理論論述，我們不再引述。試看以下這段話：

嘉、隆以來，則有郭丞文涓、林明府鳳儀、袁太守表，皆余先輩。陳茂才椿、趙別駕世顯、林孝廉春元、鄧觀察原岳、陳山人仲溱、徐孝廉燠、燠弟燦、陳茂才價夫、孝廉薦夫、曹參知學

佺、袁茂才敬烈、林茂才光宇、陳茂才鳴鶴、王山人毓德、馬茂才歛、陳山人宏己、鄭山人琰，皆先後爲余友，皆有集行世。其中豪宕不羈，揮斤八極，則鳳儀爲之冠；秀潤細密，步趨不失，則袁、趙名其家；才情宏博，多多益善，則徐氏兄弟擅其場。其他諸子，各成一家，瑕瑜不掩，然皆禘漢宗唐，間出中晚，彬彬皆正始之音也。南方精華，盡於是矣。（《小草齋詩話》卷三）

這裏，除了三位前輩，其餘都是與謝肇淛同時的閩中詩人，有的年紀大些，有的小些，他們都自成一家，「皆禘漢宗唐，間出中晚」。顯然，謝肇淛在這裏對萬曆中期以來閩中詩人的重振風雅作了一個總結，認爲經過大家的努力，閩中詩壇盡皆「正始之音」，達到了重振的目的。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大體上得出這麼一個結論：重振風雅的問題，首先是由鄧原岳、徐燠提出來的，他們的功績，主要是編選了兩個能體現風雅的選本，特別是徐燠的《晉安風雅》。《明史》說謝肇淛「和之」，只說對了一半，謝肇淛的貢獻是在於理論的建樹，以及對閩中詩壇的分析、評估和總結方面。

閩中詩壇風雅問題到了謝肇淛已經基本解決了。在謝肇淛過世之後，後期的徐燠、曹學佺推波助瀾，又活動了二十來年，使閩中詩壇的重振風雅一直持續到明亡。他們對閩中風雅的推動，當然也功不可沒。但是，他們在文壇方面的貢獻，主要的不是在這方面。這個問題，我們將另文論述。

謝肇淛的詩，我在《謝肇淛與〈小草齋集〉》（《謝肇淛集》卷首），已經有簡要分析和論述，這裏再談談謝肇淛詩評價的問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

林若撫曰：「在杭詩以年進。《下菰集》，司理吳興作也。坐論需次真州，有《鑿江集》。後

移東昌，有《居東集》。格調漸工，然其詩亦止於此。嘗有寄余詩云：「曾從紫氣識龍文，忽見新詩過所聞。老去自慚牛馬走，書來猶問鹿麋羣。春城樹色連吳苑，夜雨鴻聲叫海雲。荔子新紅榕葉綠，相期同拜武夷君。」在《小草堂全集》中。晚年所作，聲調宛然，不復進矣。」余觀閩中詩，國初有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氣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娑蕩，如出一手。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伯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伯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隆爲蔡元履，變閩而爲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淩夷，閩派從此燬矣。」（丁集下。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重新標點）

《寄林若撫》，作於萬曆三十六年，謝肇淛年四十二。此後，謝還活了近二十年，說此詩作於晚年，恐不妥。肇淛詩「止於此」、「不復進」，似亦可商。東昌之後，肇淛又轉任多職。萬曆三十八年，肇淛在京城作歌行《燈市行》，徐燭《謝在杭新拜屯田兼寄〈燈市行〉賦答》云：「一時突貧長安紙，《燈市》爭傳樂府篇。」（《鼇峰集》卷十四）雖是誇飾，但此詩突破舊作，當是無疑。《列朝詩集》選肇淛詩僅八首，其中《南旺挑河行》作於萬曆四十二年，此詩寫就於東昌之後。沈德潛《明詩別裁》選肇淛詩四首，《秋日邀龍君禦同鍾伯敬林茂之賦時君御將赴滬中》作於南京，也不是東昌前之作。再說「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娑蕩，如出一手」，亦不確。林若撫說贈他的一首，還有通常選家所選的《送興公還家》也是七律。至於當時詩人們傳誦的《題吳興海天閣》，則是五言而非七言。而上面我們列舉的三首，恰好都不是七言近體。歌行有兩首，五古一首，可見七律之外，肇淛也有佳

作。其他萬曆後的閩詩人的情況，不盡相同。徐燠兼工諸體，而以七絕最爲突出；徐燠最喜七律；曹學佺也兼工諸體，而五言律更爲王漁洋激賞。「如出一手」之手，不攻自破。朱彝尊說，終明一代，閩中詩風不變，說法比較客觀。錢氏的的批評，有失嚴謹。

錢氏所言「醉心於王伯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伯穀者爲多」，也非確論。肇淞《漫興》其十五：「海內談詩王太原，一時旗鼓屬吳門。傷心南有堂前月，客散池空草滿園。」王太原，即王稚登。稚登，字百穀，居吳門，主吳門詩壇三十餘年。謝肇淞寫這首詩時，稚登已過世數年。謝肇淞以爲，王稚登影響僅局限於吳門一地，過世之後客散草空，不過有一時旗鼓之名而已。選《明詩三十家詩選》的汪端，對錢氏這一批評相當不滿，說：「在杭詩清圓俊朗，遠勝王百穀，而虞山深詆閩派庸熟踏襲如出一手。又謂在杭風調諧合，得之百穀爲多，其月旦顛倒如此！」（二集卷七上）汪瑞許徐燠、徐燠和曹學佺進入明三十家之行列，而謝肇淞僅附於徐燠之後，但說肇淞之詩，「清圓俊朗」，大抵公允。錢氏所說的得之王稚登爲多，亦未免荒唐。

明以詩名家者衆，嘉靖之後，唐宋散文派興，葉向高序《小草齋集》說：「若合詩與文而俱工，則雖班馬、李杜、崆洞、大復諸名家，皆不能也。吾郡在國初十子，即以詩鳴，其後如少穀先生輩，皆誦於文，邇來才士彬彬，頗以兼至自負，而竟其所就，長短得失，亦自可見，不容掩也。今讀方伯在杭公《小草齋集》，則庶幾矣……茲集二十八卷皆文。序、記之雄遊，碑、傳之博奧，論、贊之精嚴，尺牘之朗暢，銘、誄之爾雅，皆斐然。」《小草齋文集》多達二十八卷，葉向高認爲，謝肇淞的

「雜著甚於其文」，讀謝氏之文當與其雜著相發明，當有更多的收獲。

《小草齋集》百萬言，點校出版，豐富了「八閩文獻叢刊」，對福建地方文獻整理的貢獻亦不待言。上文我們引謝肇淛的《小草齋詩話》那段話，除了謝肇淛自己，和他同時的詩人至少還有十八位，這十八人的集子都尚未整理出版，其中林章的《林初文集》、鄧原岳的《西樓集》、徐燏的《幔亭集》、陳伯孺的《招隱樓集》、陳幼孺的《水明樓集》、徐燏的《鼇峰集》、曹學佺的《石倉集》，以及林章之弟林古度的《林茂之詩選》，諸集均見在。我們期待逐一整理出版，以見晚明閩中詩壇之盛況。

中柱在湖北大學讀的碩士，攻漢古籍整理，畢業後到福建工作，並獲得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中柱，點校謝肇淛這部集子，焚膏繼晷，一絲不苟。集子即將出版了，中柱囑我作序，以弁其首，故稍加發揮，略論謝肇淛如此。至於謝肇淛的生平、著述，請參閱本書附錄《謝肇淛年表》和《謝肇淛著述考》，茲不贅。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

於福州古望北臺下

點校說明

謝肇淛，字在杭，號武林，福建長樂人。其生平事蹟及著作，俱見本書「附錄二」之曹學佺《明通奉大夫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誌銘》、徐燏《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及陳慶元師所作《序》與《謝肇淛著述考》。

本書收錄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與《小草齋詩集》。《小草齋文集》僅見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收錄于《四庫存目叢書》）；《小草齋詩集》較為完整的有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謝肇淛集》，是將福建省圖書館和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刻本合成。另，據吳依珊《謝肇淛及其〈塵餘〉研究》（碩士論文，臺灣成功大學，二〇〇六年）中說：「近年出版的《四庫存目叢書》，《小草齋集》、《小草齋文集》和《小草齋續集》用的是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明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缺卷一至卷三……而全本日本尊經閣文庫有典藏。」其實，《四庫存目叢書》所收《小草齋文集》為江西省圖書館藏天啓刻本，而《小草齋集》、《小草齋續集》則為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明刻本配抄本。至于日本尊經閣所藏書為何種，待查。

《小草齋文集》所用江西省圖書館藏天啓刻本，並非全本，其中有殘缺的部分。另，卷十之《雲南分巡金滄道題名記》與卷十六之《雲南分巡金滄道題名碑記》內容相同。整理時保存卷十之《雲南

分巡金滄道題名記》，刪去卷十六之《雲南分巡金滄道題名碑記》。《小草齋詩集》所用福建省圖書館和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之刻本合成本。兩館之合成本，較兩館殘餘抄本又有殘缺。因抄本訛誤較多，故刻本不全或者字殘缺處，依據抄本補全，不出校勘記；少數刻本有誤而抄本改正者，則出校記；刻本殘或闕，而據抄本補者，亦出校記。明顯的版刻錯誤，諸如「魯魚亥豕」之類，皆徑改。常見異體字、古今字、俗體字一般不做改動；但本書內力求統一。個別文字殘缺者，以□為標識。少數文字依據其他書籍或依文意改動者，則出校記。

本書採用新式標點，人名、地名不加專名號，書名、篇名加《》。

陳慶元師為本書的整理提供大量的指導，並為本書作序；福建師範大學和湖北大學諸同門提供大量有益的建議和中肯的批評，李小榮兄幫助審閱稿件。本書整理過程中，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盧美松館長也給予了勉勵；又蒙好友程小馬（長樂市委組織部長）邀請參觀了長樂江田謝氏宗祠；本社同仁特別是林彬、劉亞忠、盧和或鼓勵或商榷。在此，謹表示衷心的謝意。

由于學識和見聞有限，本書的整理難免存在錯誤、疏漏之處，敬請讀者批評。

点校者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

目錄

序..... 陳慶元
點校說明..... 一一

小草齋文集卷之一 序

留都臧少司馬致政序..... 一
青州觀察徐公視山東學政序..... 二
監司陳公晉參知視漕序..... 四
比部郎葉君出守柳州序..... 六
蕭別駕擢河內郡丞序..... 八
屯田趙君備兵蜀中序..... 九
水部郎楊君守衡陽序..... 一一
潘崇矩新授典幕序..... 一二
長樂黃丞還寶慶參軍序..... 一四
陽毅羅侯首膺薦獎序..... 一五
和陽參軍江君擢欽州倅序..... 一六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 序

大中丞何公擢制府序 代..... 一七
制臺胡公晉南大司寇序 代..... 一九
侍御孫太公八表序 代..... 二二
陳少司馬八十序..... 二三
詹觀察林夫人八十雙壽序..... 二五
陳女大先生六十序..... 二七
康母池太夫人壽序..... 二八
莊太宜人八表序..... 三〇
馬母郭太恭人八表序..... 三一
王母吳太夫人六表序..... 三三
陳憲長熊太夫人九十序 代..... 三五
劉太翁瀛海長春序 代..... 三六
碧天上人六十序..... 三八
趙母包孺人七表序..... 三九

小草齋文集卷之三 序

林宗秀六十序	四〇
陳比部夫人六十序	四一
林母黃孺人七十序	四二
致仕光祿息念李君壽序	四三
其輔叔壽序	四四
開府劉公考績序	四六
郡司馬劉君考績序	四七
郡司馬趙君考績序	四八
長樂李侯考績序	五〇
郡守李公入計序	五一
長樂李侯入計序	五三
別駕陶君歸楚序	五四
袁尚德山人遊楚序	五六
練生赴闕爲其先中丞請恤序	五七
福安毛令君入計序	五八
邑侯萬公入計序	五九
贈周司城序	六一

小草齋文集卷之四 序

家光祿考績序 代	六二
滇中丞沈公膺恩命序	六四
學使黃公擢嶺南觀察序	六六
劉門雙烈序	六七
《小草齋稿》自序	六九
《遊燕二集》自序	六九
鄭繼之詩序	七〇
太白山人詩序	七一
沈從先詩序	七二
周所諧詩序	七三
陳惟秦詩序	七四
陳伯孺遊草序	七五
康元龍詩序	七五
謝于楚詩序	七六
劉五雲詩序	七八
陳女翔詩序	七九
董伯念詩序	八〇

小草齋文集卷之五 序

李季宣詩序	八一
傅伯俊詩序	八二
華孺抑詩序	八三
余儀古詩序	八五
趙仁甫《芝圃叢譚》序	八六
吳嵩甫《近草》序	八七
先大夫存稿序	八七
崔徵仲《半嚙稿》序	八八
郭道憲《燕遊漫草》序	八九
史伯仲《和鳴篇》序	九〇
《金積園社草》序	九一
方司理《閩中草》序	九二
桑溪楔飲序	九三
《趙士真遺稿》序	九四
吳時鳴詩序	九五
方伯文《清暑編》序	九六
《閩中紀遊》序	九六

小草齋文集卷之六 序

丘文學詩序	九七
《近遊草》自序	九八
林允卿《數音集》序	九九
《春社篇》序	一〇〇
《餐霞外編》序	一〇〇
《諧賞園詩》序	一〇一
《枕麴集》序	一〇二
黃中宜《別詩》序	一〇三
錢仲舉小賦序	一〇三
《薊門社草》序	一〇四
楊願之《秀野堂詩》序	一〇五
王澹翁《墻東集》序	一〇六
許君信《愛日齋集》序	一〇七
《蘆花涓集》序	一〇八
《秀野園稿》序	一一〇
重綬《碧雞集》序	一一一
《小草篇》序	一一二